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二十六

司馬光編集
傅樂成註

漢紀十八起上章澠灘，盡玄默闕茂，凡三年。庚申至壬戌，西元前九年至西元前五年。

中宗孝宣皇帝中

神爵元年西元前六一年

(一)春、正月，上始行幸甘泉，郊泰畤。三月，行幸河東，祠后土。上頗修武帝故事，謹齋祀之禮，以方士言，增置神祠。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，可醸祭而致，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，使持節而求之。

初，上聞褒有俊才，召見，使爲「聖主得賢臣頌」。其辭曰：「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，所任賢，則趨舍省而功施普；器用利，則用力少而就效衆。故工人之用鈍器也，勞筋苦骨，終日矻矻；及至巧冶鑄干將，使離婁督繩，公輸削墨，雖崇臺五層，延袤百丈而不溷者，工用相得也。庸人之御駿馬，亦傷吻敝策，而不進於行；及至駕齧鄰，驂乘旦，王良執韜，韓哀附輿，周流八極，萬里一息，何其遼哉！人馬相得也。故服絺綌之涼者，不苦盛暑之鬱燠；襲貂狐之煥者，不憂至寒之悽愴。何則？有其具者易其備。賢人君子，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。昔周公躬吐捉之勞，故有國

空_④之隆；齊桓設庭燎之禮_⑤，故有匡合_⑥之功。由此觀之，君人者，勤於求賢，而逸於得人_⑦。人臣亦然。昔賢者之未遭遇也，圖事揆策，則君不用其謀；陳見悃_⑧誠，則上不然其信；進仕不得施效，斥逐又非其愆。是故伊尹勤於鼎俎_⑨，太公困於鼓刀_⑩，百里自鬻_⑪，甯子飯牛_⑫，離_⑬此患也。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，運籌合上意，諫諍卽見聽；進退得開_⑭其忠，任職得行其術；剖符錫壞，而光祖考。故世必有聖知之君，而後有賢明之臣。故虎嘯而風冽_⑮，龍興而致雲；蟋蟀俟秋吟，蜉蝣_⑯出以陰。易曰：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_⑰；」詩曰：「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國_⑱；」故世平主聖，俊艾_⑲將自至。明明在朝，穆穆布列，聚精會神，相得益章_⑳；雖伯牙操遞鍾_㉑，逢門子彎烏號_㉒，猶未足以喻其意也。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，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；上下俱欲，驩然交欣，千載壹合，論說無疑；翼乎如鴻毛遇順風，沛乎如巨魚縱大壑。其得意若此，則胡禁不止，曷令不行_㉓，化溢四表_㉔，橫被無窮。是以聖王不偏窺望而視已明，不殫_㉕傾耳而聽已聰；太平之責塞_㉖，優游之望得；休徵自至，壽考無疆；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_㉗，呴噓_㉘呼吸如僑松，眇然_㉙絕俗離世哉！」是時上頗好神仙，故寢對及之。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：「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，斥遠_㉚方士之虛語，游心帝王之術，

太平庶幾可興也。」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。初，趙廣漢死後，爲京兆尹者，皆不稱職。唯敞能繼其迹；其方略、耳目不及廣漢，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。

(二)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，盛於昭帝時；外戚許、史、王氏貴寵。諫大夫王吉上疏曰：「陛下躬聖質，總萬方，惟思世務，將興太平，詔書每下，民欣然若更生。臣伏而思之，可謂至恩，未可謂本務也。欲治之主不世出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，言聽諫從，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，舉明主於三代。之隆也。其務在於期會簿書，斷獄聽訟而已，此非太平之基也。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，愚而不可欺也。聖主獨行於深宮，得則天下稱誦之，失則天下咸言之。故宜謹選左右，審擇所使；左右所以正身，所使所以宣德，此其本也。孔子曰：『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。』非空言也。王者未制禮之時，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；臣願陛下承天心，發大業，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，述舊禮，明王制；駁一世之民，躋之仁壽之域。俗何以不若成康！壽何以不若高宗！竊見當世趨務，不合於道者，謹條奏，唯陛下財。擇焉。」

吉意。以爲「世俗聘妻、送女無節，則貧人不及，故不舉子。又漢家列侯尚公主。諸侯則國人承翁主。」使男事女，夫屈於婦；逆陰陽之位，故多女亂。古者衣服車馬，貴

賤有章；今上下僭差，人人自制。是以貪財誅利，不畏死亡。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，以其禁邪於冥冥，絕惡於未萌也。」

又言：「舜湯不用三公、九卿之世，而舉臯陶、伊尹，不仁者遠。今使俗吏得任子弟，率多驕鷙，不通古今，無益於民。宜明選求賢，除任子之令；外家及故人，可厚以財，不宜居位。去角抵，減樂府，省尚方，明示天下以儉。古者工不造瑞瑩，商不通侈靡；非工商之獨賢，政教使之然也。」上以其言爲迂闊，不甚寵異也。吉遂謝病歸。

(三)義渠安國至羌中，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，以尤桀黠者，皆斬之。縱兵擊其種人，斬首千餘級。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，無所信鄉；遂刦略小種，背畔犯塞，攻城邑，殺長吏。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，至浩亹，爲虜所擊，失亡車重兵器甚衆。安國引還，至令居以聞。

時趙充國年七十餘，上老之，使丙吉問誰可將者，充國對曰：「無踰於老臣者矣。」上遣問焉，曰：「將軍度羌虜何如？當用幾人？」充國曰：「百聞不如一見，兵難遙度，臣願馳至金城，圖上方略。羌戎小夷，逆天背畔，滅亡不久，願陛下以屬老臣，勿

以爲憂。」上嘆曰：「諾。」乃大發兵詣金城。夏、四月，遣充國將之，以擊西羌。

(四) 六月，有星孛于東方。

趙充國至金城，須兵滿萬騎，欲度河，恐爲虜所遮；即夜遣三校，銜枚先度，度輒營陳；會明畢，遂以次盡度。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，充國曰：「吾士馬新倦，不可馳逐；此皆驍騎難制，又恐其爲誘兵也。擊虜以殄滅爲期，小利不足貪。」令軍勿擊。遣騎候四望陘中，無虜，夜引兵上至落都。召諸校司馬謂曰：「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！使虜發數千人，守杜四望陘中，兵豈得入哉！」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，行必爲戰備，止必堅營壁；尤能持重，愛士卒，先計而後戰。遂西至西部都尉府，日饗軍士，士皆欲爲用。虜數挑戰，充國堅守。捕得生口，言羌豪相數責曰：「語汝無反！今天子遣趙將軍來，年八九十矣，善爲兵；今欲請壹鬪而死，可得邪？」初，罕、开豪靡當兒，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：「先零欲反。」後數日果反。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，都尉卽留雕庫爲質。充國以爲無罪，乃遣歸告種豪，大兵誅有罪者，明白自別，毋取并滅。天子告諸羌人，犯灋者能相捕斬，除罪，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；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。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，解散虜謀，徵其疲劇，乃擊之。

時，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：「郡兵皆屯備南山，北邊空虛，勢不可久。若至秋冬乃進兵，此虜在境外之冊[◎]。今虜朝夕爲寇，土地寒苦，漢馬不耐冬；不如以七月上旬，齋三十日糧，分兵出張掖、酒泉，合擊罕开在鮮水[◎]上者。雖不能盡誅，但奪其畜產，虜其妻子，復引兵還。冬復擊之，大兵仍[◎]出，虜必震壞。」天子下其書充國，令議之。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，爲米二斛四斗，麥八斛；又有衣裝兵器，難以追逐。虜必商[◎]軍進退，稍引去，逐水草，入山林；隨而深入，虜卽據前險，守後阨，以絕糧道。必有傷危之憂，爲夷狄笑，千載不可復[◎]。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，虜其妻子，此殆[◎]空言，非至計也。先零首爲畔逆，它種劫略[◎]，故臣愚冊，欲捐罕开闔昧之過，隱而勿章；先行先零之誅，以震動之。宜悔過反善，因赦其罪，選擇良吏知其俗者，拊[◎]循和輯[◎]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。

天子下其書公卿，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，而負[◎]罕开之助，不先破罕开，則先零未可圖也。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，卽拜[◎]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，賜璽書，嘉納其冊。以書敕讓充國曰：「今轉輸並起，百姓煩擾，將軍將萬餘之衆，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，爭其畜食[◎]；欲至冬，虜皆當畜[◎]食，多減[◎]匿山中，依險阻；將軍士寒，手足皺瘃

，寧有利哉！將軍不念中國之費，欲以歲數而勝敵，將軍誰不樂此者？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，以七月擊罕羌；將軍其引兵並進，勿復有疑。」充國上書曰：「陛下前幸賜書，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，漢不誅罕以解其謀。臣故遣开蒙雕庫宣天子至德，罕开之屬，皆聞知明詔。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^④，候便爲寇，罕羌未有所犯；乃置先零，先擊罕；釋有罪，誅無辜，起壹難，就兩害，誠非陛下本計也。臣聞兵法『攻不足者守有餘』，又曰『善戰者致人，不致於人』^⑤。今罕羌欲爲燉煌、酒泉寇，宜飭兵馬，練戰士，以須其至。坐得致敵之術，以逸擊勞，取勝之道也。今恐二郡兵少，不足以守，而發之行政；釋致虜之術，而從爲虜所致之道；臣愚以爲不便。先零羌虜欲爲背畔，故與罕羌解仇結約，然其私心，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、开背之也。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、开之急，以堅其約。先擊罕羌，先零必助之。今虜馬肥，糧食方饒，擊之恐不能傷害，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，堅其約，合其黨。虜交堅黨合，精兵二萬餘人，迫脅諸小種，附著者稍衆，莫須^⑥之屬，不輕得離也。如是虜兵寢多，誅之用力數倍；臣恐國家變易，由十年數，不二三歲而已。於臣之計，先誅先零已，則罕、开之屬，不煩兵而服矣。先零已誅，而罕、开不服；涉正月擊之，得計之理，又其時也。以今進兵，誠不見

其利。」戊申（二十八日），充國上奏；秋七月、甲寅，（五日）璽書報從充國計焉。
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。虜久屯聚懈弛，望見大軍，棄車重欲度湟水；道阨陻，充國徐行驅之。或曰：「逐利行遲。」充國曰：「此窮寇，不可迫也。緩之則走不顧，急之則還致死。」諸校皆曰：「善。」虜赴水溺死者數百，降及斬首五百餘人。虜馬牛羊十萬餘頭。車四千餘兩。兵至罕地，令軍毋燔聚落，芻牧田中。罕羌聞之，喜曰：「漢果不擊我矣。」豪靡忘使人來言，願得還復故地。充國以聞，未報，靡忘來自歸。充國賜飲食，遣還諭種人。護軍以下皆爭之曰：「此反虜，不可擅遣。」充國曰：「諸君但欲便文自營，非爲公家忠計也。」語未卒，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。後罕竟不煩兵而下。

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詰屯所，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。充國度其必壞，欲罷騎兵屯田。以待其敝。作奏未上，會得進兵璽書。充國子中郎將卬懼，使客諫充國曰：「誠令兵出，破軍殺將，以傾國家，將軍守之，可也。卽利與病，又何足爭？一旦不合上意，遣繡衣來責將軍，將軍之身不能自保，何國家之安？」充國歎曰：「是何言之不忠也！本用吾言，羌虜得至是邪？」往者舉可先行羌者，吾舉辛武賢；丞

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，竟沮敗羌。金城湟中穀斛八錢，吾謂耿中丞○，糴三百萬斛穀，羌人不敢動矣○；耿中丞請糴百萬斛，乃得四十萬斛耳。義渠再使，且費其半。失此二冊○，羌人故敢爲逆；失之豪釐，差以千里，是既然矣。今兵久不決，四夷卒○有動搖，相因而起，雖有知者，不能善其後，羌獨足憂邪○？吾固以死守之，明主可爲忠言。」遂上屯田奏曰：「臣所將吏士，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○，調度甚廣；難久不解，僕役不息，恐生他變，爲明主意，誠非素定廟勝○之冊。且羌易以計破，難用兵碎也，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。計度臨羌，東至浩亹，羌虜故田及公田，民所未墾，可二千頃以上；其間郵亭多壞敗者○。臣前部士入山，伐林木六萬餘枚，在水次；臣願罿騎兵，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，分屯要害處；冰解漕下○，繕鄉亭，浚溝渠，治湟厔以西道橋七十所，令可至鮮水左右。田事出○，賦人三十晦；至四月草生，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，爲田者遊兵，以充入金城郡，益積畜，省大費。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，足支萬人一歲食○。謹上田處及器用簿。」

上報曰：「即如將軍之計，虜當何時伏誅？兵當何時得決？孰○計其便，復奏。」充國上狀曰：「臣聞帝王之兵，以全取勝；是以貴謀而賤戰，百戰而百勝，非善之善者也。」

故先爲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蠻夷習俗，雖殊於禮義之國，然其欲避害就利，愛親戚，畏死亡，一也。今虜亡其美地薦草，愁於寄託遠遯，骨肉心離，人有畔志；而明主班師罷兵，萬人留田，順天時，因地利，以待可勝之虜；雖未卽伏辜，兵決可期月而望。羌虜瓦解，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，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，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。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：步兵九校，吏士萬人，留屯以爲武備；因田致穀，威德並行，一也。又因排折羌虜，令不得歸肥饒之地，貧破其衆，以成羌虜相畔之漸，二也。居民得並田作，不失農業，三也。軍馬一月之食，度支田土一歲，罷騎兵以省大費，四也。至春省甲士卒，循河湟漕穀至臨羌，以示羌虜，揚威武，傳世折衝之具，五也。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，繕治郵亭，充入金城，六也。兵出，乘危微幸；不出，令反畔之虜，鼠於風寒之地，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，坐得必勝之道，七也。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，八也。內不損威武之重，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，九也。又亡驚動河南大开，使生它變之憂，十也。治湟陝中道橋，令可至鮮水，以制西域；伸威千里，從枕席上過師，十一也。大費既省，繇役豫息，以戒不虞，十二也。留屯田得十二便，出兵失十二利，唯明詔采擇。」

上復賜報曰：「兵決可期○月而望者，謂今冬邪？謂何時也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，且丁壯相聚，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，復殺略人民，將何以止之？將軍孰計，復奏。」充國復奏曰：「臣聞兵以計爲本，故多筭勝少筭○。先零羌精兵，今餘不過七八千人，失地遠客，分散飢凍，畔還者不絕。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，遠在來春，故曰『兵決可期月而望』。竊見北邊自墩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，乘塞列地，有吏卒數千人；虜數以大衆攻之，而不能害。今騎兵雖罷，虜見屯田之士，精兵萬人；從今盡三月，虜馬羸瘦，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，遠涉河山而來爲寇；亦不敢將其累重○，還歸故地。是臣之愚計，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○，不戰而自破之冊也。至於虜小寇盜，時殺人民，其原未可卒禁。臣聞戰不必勝，不苟接刃；攻不必取，不苟勞衆。誠令兵出，雖不能滅先零，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，則出兵可也；卽今同是○，而釋坐勝之道，從乘危之勢，往終不見利，空內自罷○敝，貶重以自損，非所以示蠻夷也。又大兵一出，還不可復留○，湟中亦未可空，如是徭役復更發也。臣愚以爲不便。臣竊自惟念，奉詔出塞，引軍遠擊；窮天子之精兵，散車甲於山野；雖亡尺寸之功，媿○得避嫌之便，而亡後咎餘責；此人臣不忠之利，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」

充國奏每上，輒下公卿議臣。初是充國計者什三，中什五，最後什八。有詔詰前言不便者，皆頓首服。魏相曰：「臣愚不習兵事利害，後將軍數畫軍冊，其言常是；臣任^圖其計，必可用也。」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。亦以破羌、彊弩將軍數言當擊，於是兩從其計，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。彊弩出降四千餘人，破羌斬首二千級，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；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，詔罷兵，獨充國留屯田。

(五) 大司農朱邑卒，上以其循吏，閔惜之。詔賜其子黃金百斤，以奉其祭祀。

(六) 是歲，前將軍龍頌侯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。

(七) 丁令比三歲鈔盜匈奴，殺略數千人；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，無所得。

【註】

◎神爵：爵，同雀。是歲本元康五年，因宣帝行幸河東后土祠，有神雀降集東郡平陽縣之萬壽宮，遂改元爲神爵元年。

◎泰時：卽泰壇，祭天之處。時，音止^止。

◎以方士言，增置神祠：漢書郊祀志：「又以方

士言爲隋侯、劍寶、玉寶璧、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。又祠太室山於卽墨，三戶山於下密。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。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。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，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昫，之罘山於腫，成山於不夜，萊山於黃；成山祠日，萊山祠月。又祠四時於鄆那，黃尤於壽良。京師近縣：鄆，則有勞谷五牀山日

月五帝僊人玉女祠；雲陽有徑路神祠，祭休屠王也。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、天神、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。」

神祠建置之多可見。

◎金馬碧雞之神：胡三省曰：「後漢志：越巂郡青蛉縣界同山，俗謂有金馬碧雞。」

青蛉，今雲南省大姚縣。按今雲南省昆明縣東有金馬山，縣西南有碧雞山，相傳即漢時祀金馬碧雞之神處。

◎醮：祭。設壇祈禱亦曰醮。

◎趨舍省而功施普：趨，讀曰趣。趣舍，進退。趨舍省，謂不煩改變。普，

普遍。

◎矻矻：健作貌。

◎干將：寶劍名。爲春秋時吳人干將所鑄，故有此名。

離朱，古之明於目者，相傳係黃帝時人。

◎公輸：卽公輸般或公輸班，春秋魯之巧匠。

◎潤：音譙

（「ㄨㄣ」），雜亂。

◎吻：口角。

◎齧鄰：齧，音諾（ㄋㄧㄢˋ），咬。鄰，古膝字。孟康曰：「良馬

低頭口至鄰，故曰齧鄰。」

◎乘旦：亦爲良馬。張晏曰：「駕則旦至，故曰乘旦。」王念孫曰：「張以駕則

旦至驛乘旦二字，甚爲迂曲。今案乘旦當爲乘且之誤也。且，與駔同；駔者，駿馬之名。謂之乘駔者，猶言乘黃

乘牡耳。說文：『駔，牡馬也。』楚辭九歌：『同駕鸞與乘駔兮；』王注：『乘駔，駿馬也。』乘駔卽乘且。」

：此頌內多用韻之句，乘且之且，古讀若苴，故與與爲韻。張讀爲旦暮之旦，則失韻矣。」

◎王良執鞚：

王良，春秋時之善御者。顏師古曰：「參驗左氏傳及國語、孟子，郵無恤、郵良、劉無止、王良，總一人也。」

鞚，音弱（ㄩㄚˋ），轡。

◎韓哀附與：韓哀，古之善御者。應劭曰：「世本，韓哀作御。」顏師古曰：「

宋衷云：『韓哀，韓文侯也。時已有與，此復言作者，加其精巧也。』然則善御者耳，非始作者也。」錢大昕曰：

「宋說非也。呂覽勿躬篇：『寒襄御御』，寒韓古字通，襄哀字形相似，蓋卽一人。呂氏以寒哀與儀狄、伯益、史皇、巫咸諸人並列，則亦夏商以前人矣，豈得謂非始作者乎！」

◎鬱燠：炎熱。

◎悽愴：寒苦。

◎吐括：史謂周公一飯三吐食，一沐三捉髮，以賓賢士。蓋美其接待賢人之勤懃。

◎圉空：圉，讀曰圉。

晉兩（二）。圉圉，監獄。謂周公成太平之化，刑措不用，遂至監獄空虛。

◎齊桓設庭燎之禮：庭燎，大燭，其規制今已不詳。傳春秋齊桓公時，有人以九九（按九九計數之書，猶今之算學）求見，桓公不納。其人曰：

「九九小術，而君不納，况大於九九者乎？」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。居無幾，驛朋自遠而至，齊遂以霸。◎匡合之功：匡，救正。周惠王崩，太子鄭幾不得立，齊桓公率諸侯以定其位，是爲襄王。故史稱桓公「一匡天下」。合，集會。桓公嘗與諸侯兵車之會者三，乘車之會者六，爲諸侯盟主。故史稱其「九合諸侯」。所謂匡合之功蓋指此二者。

◎逸於得人：謂得人後，乃可閒逸。 ◎畱，音摶（ㄕㄨㄤ），志慮純一。

◎伊尹勤於鼎俎：鼎俎，割烹之具。伊尹欲干謁商湯，無由得進，乃爲有莘氏媵臣，身負鼎俎，治飲食，以滋味取悅於湯。

◎太公困於鼓刀：太公指呂尚。史稱其微賤時，曾屠牛於朝歌。

◎百里自鬻：

百里，指百里奚。鬻，賣。奚本虞大夫，晉滅虞，被虜，將以爲秦穆公夫人媵。奚走宛，爲楚人所得。穆公聞其賢，以五羖羊皮贖之，授以國政，人號爲五羖大夫。自鬻，當指穆公以五羖羊皮相贖事。

◎甯子飯牛：甯子

，指南戚。飯牛，謂飼牛。戚，衛人，以修德不用，遂爲商賈。夜宿齊東門外，桓公夜出，戚方飯牛，乃擊牛角而歌曰：「南山矸，白石爛，生不逢堯與舜禪，短布單衣適至軒。從昏飯牛薄夜半，長夜漫漫何時旦。」桓公召與語，以爲大夫。

◎離：遭逢。

◎闕：通。

◎列：列列，風吹貌。

◎蜉蝣：亦作蜉蝣，

又名渠略。昆蟲名，體長五六分，有前後翅，尾端有長尾毛三條。幼蟲棲水中，約三年，脫皮爲成蟲。成蟲交尾產卵即死，生存期僅數小時。古人謂其夏月陰時自地中出。

◎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：此爲易經乾卦九五爻辭。飛龍在天蓋喻聖人之在王位。大人，賢德之士。意謂王者居正位，則利於賢士之瞻依。

◎思皇多士，

生此王國：句見詩經大雅文王之詩。思，助辭。皇，美。意謂美哉衆多賢士，生此周王之國。 ● 艾：讀曰乂

才德之人。

● 章：明。

● 伯牙操遞鍾：伯牙，春秋時之善鼓琴者。遞鍾，琴名。晉灼曰：「音遞送之

遞。二十四鍾，各有節奏，聲之不常，故曰遞鍾。」臣瓊曰：「楚辭云：『奏伯牙之號鍾』，號鍾，琴名也。馬融笛賦曰：『號鍾高調。』伯牙以善鼓琴，不聞其能擊鍾也。」顏師古曰：「琴名是也。字既作遞，則與楚辭不

同，不得卽讀爲號，當依晉音耳。」王念孫曰：「琴無遞鍾之名；作遞者，號之譌耳。」 ● 逢門子變鳥號：

逢門，卽逢蒙，古之善射者。鳥號，良弓名。其名之由來，一說柔柘之材，堅韌富彈力，鳥棲其上，及其將飛，

枝必振蕩，勁能覆巢。鳥不敢飛，號呼其上。伐其枝以爲弓，因名「鳥號」。一說黃帝乘龍上天，其臣援弓射龍

，欲下黃帝而不能，因抱弓而號；故名弓曰「鳥號」，蓋「嗚呼」之意。二說均見淮南子原道篇註。 ● 胡：

胡及曷皆「何」意。 ● 四表：四方。 ● 禽：晉禪（ㄉㄢ），盡極。 ● 塞：滿。 ● 彭祖：古仙人

，姓篯名铿。堯時封於大彭，至殷末七百餘歲而不衰。 ● 响噓：皆張口出氣之意。响，晉牘（ㄉㄢ），通歟

。 ● 眇然：高遠之意。 ● 遠：晉院（ㄉㄢ），遠避。 ● 庶幾：表希望之意。幾，音機（ㄉㄧ）。

● 尚方待詔：胡三省曰：「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。尚，主也；主方藥也。司馬相如大人賦：『詔岐伯使尚方』

是也。」待詔，官名，蓋學士之備天子顧問者。此尚方待詔嘗指主製藥物之方士。 ● 以經術儒雅文之：周壽

昌曰：「斂蓋治左氏春秋，前封事所引公子季友、晉趙衰、齊田完事，皆與左傳合。」 ● 可謂至恩，未可謂

本務也；謂天子如此，雖於百姓爲至恩，然未盡政治之本。 ● 不世出：謂有時遇之，而不當值。 ● 三代

：指夏、殷、周。 ● 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：孝經廣要道章第十二所載孔子之言。 ● 踏之仁壽之城：顏師

古曰：「以仁撫下，則眾生安逸而壽考。」胡三省曰：「余謂此以仁壽二字並言，仁者不鄙詐，壽者不夭折也。」

◎高宗：指殷王武丁，享國五十九年。舊說謂百年者非。◎趨：趨向。◎財：顏師古曰：「財與裁同」。王念孫曰：「財，猶少也。言惟陛下少擇之。」

◎吉意：真德秀曰：「吉意以下，史家據其大旨如此。」◎位公主：娶天子女，曰尚公主。尚，配；凡仰攀而爲昏配，皆得謂之尚。蓋卑下之辭。

◎承翁主：國人娶諸侯女，曰承翁主。承，領受，亦卑下之辭。翁主，謂其父自行主婚。

◎誅：責求。◎冥冥：謂未見其端緒。◎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，而舉臯陶，伊尹；三公九卿，可以襲

禹子。謂臯陶、伊尹，不生於三公九卿之世，無所憑藉，但以賢能，爲舜湯所舉任。

◎不仁者遠：謂任用賢人，放黜邪佞。◎得任子弟：謂子弟以父兄得官。

◎鷙：同傲。◎不仁者遠：謂任用賢人，放黜邪佞。◎尚方：少府屬官，有尚方令、丞，掌作御刀劍及玩好器物。

◎雕刻爲文。◎迂闊：謂不切實際。◎桀黠：謂不順從。

◎怨怒無所信鄉：羌未有變，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，故楊王等怨怒漢吏對羌人不親信歸向。一說無所信鄉，謂不信漢，不向漢。

◎浩亹水（即今甘肅省之大通河）得名。屬金城郡。故城在今青海省樂都（即碾伯）縣東。

始元六年即西元前八十一年置，轄今甘肅省皋蘭縣及青海省樂都、隆化等縣地。治尤苦，今甘肅省皋蘭縣西北。

◎圖上方略：謂圖繪地形，并擬攻討方略，一併奏上。

◎銜枚先度：謂命士卒銜枚，欲其無聲，使虜不覺。枚狀如箸，橫銜口中，所以止喧譁者。度，同渡。

◎營陳：謂建立營陣。立營陣則虜不得而犯，諸軍可以相繼而渡。陳，讀曰陣。

◎四望厔：厔，同狹。山峭而夾水亦曰厔，今則稱峽。四望，厔名，在湟水縣，今

青海省樂都縣。②落都：城名，在破羌縣（今青海省樂都縣西）西。又有謂爲山名或谷名者。③杜：塞。

④西部都尉府：在金城郡，其治所不詳。

⑤日饗：謂日日饗飲之。

⑥數：音署（アメ），責備。

⑦今欲請一鬪而死，可得邪？謂充國持重不戰，羌人雖欲一戰而死，亦不可得。

⑧都尉：即金城西部都尉。

⑨毋取并滅：謂勿相和同，并取滅亡。

⑩賜錢有差：胡三省曰：「時募能斬羌大豪有罪者一人，賜錢四十萬

；中豪十五萬；下豪二萬；女子及老弱千錢。」

⑪徵：音驅（ヨイム），求取。

⑫冊：同策。

⑬鮮

水：即今青海。

⑭仍：頻。

⑮商：計度。

⑯復：報復。

⑰殆：僅祇。

⑱它種刦略：謂它種

被劫略而反叛，非其本心。

⑲拊：古撫字。

⑳輯：同集。

㉑責：仗恃。

㉒卽拜：卽，就近。謂

就其郡而拜之。

㉓畜食：畜謂牛羊之屬，食謂穀麥之屬。一說畜食，乃畜之所食，卽謂草。

㉔畜：讀曰

蓄，積聚。

㉕臧：古藏字。

㉖破瘞：破音軍（ヨロク），今通作皴，皮膚爛寒而坼裂。蒙音燭（ヨメ），

凍瘡。

㉗欲以歲數而勝敵：謂欲久歷年歲，以勝小敵。

㉘將軍誰不樂此者：謂凡爲將軍，皆樂如此。

㉙阻石山木：謂阻依山之木石，以自保固。

㉚致人：不致於人：致人，謂引致敵人以取之；致於人謂爲人所

引。猶今之所謂「主動」「被動」。

㉛莫須：小種羌名。

㉜戊申，充國上奏，秋七月，甲寅，要

書報從充國計焉：沈欽韓曰：「容齊筆記：『金城至長安，一千四百五十里，往返倍之。中間更下公卿議臣，而

自上當得奏報，庚午日也。』」宋初學記二十漢舊儀云：『騎三騎行，日夜千里爲程。』」

㉝逐利行遲：謂逐

利宜速，今行太遲。

㉞還致死：謂還身盡力死戰。

㉟母燔聚落，芻牧田中：謂不得焚燒民居，並不得

於田畝中刈割作物及放牧。

㉟靡忘：罕羌帥名。

㉟便文自營：顏師古曰：「苟取文墨之便，而自營衛